臨川全集錄

桂陸艸堂點定

H. H. MU CHINESE LIBRARY

序　　後學儲欣

介甫之人勿具論論其文世之品王文者吾聞其說矣曰幽以遐曰峭以刻此見其委耳彼其所以致此有源焉始介甫與子固相砥以經術之學取諸心書諸策瓌瑋琳瑯望而欽爲圖史之萃者子固也介甫渾渾泯然無復圖史之迹馳騁自道而經術尤明其諸熟而化矣乎蓋介甫有高於千古之才有博於千

古之學文有奇於千古之癖面垢不洗衣垢不澣致志并力以肆其學而成其才是以能化也此所謂源也由是抑之而悄然以幽舒之而邈然以遐激發之而峭固存之而刻施之議論紀載大篇短章無不可者所謂左右逢源也其委也見其委不溯其源世之品王文者非惑與余所錄若干首在縣令以前者過半焉熙寧後至少且諗門弟子曰王文非無可取也

在慎取之而已亦足以見余之迂爲不可解也然終不敢斥諸宋大家之外排擯弗登亦徒以其文也然則使介甫不大用學者宗仰臨川氏之遺策誦法俎豆又當何如余故論其文而深慨之

宋史臨川先生本傳

元脫脫等奉敕撰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其恬退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

上萬言書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安石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疏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鬭鶉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駮曰不與而持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遂劾府司失入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安石不謝御史舉奏之帝亦不問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

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皐夔稷禹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者何足道哉二年拜參知政事帝謂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

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爾帝問卿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安石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散與人戶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貨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以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出錢僱役單丁女戶

原無役者一槩輸錢謂之助役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出息二分過期不輸者加罰錢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爲一方歲計量其地驗其肥瘠定其色號分五等以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令納錢與免行戶祗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于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云云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

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
所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
白爲參知政事安石之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
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明年
改集禧觀使封舒國公元豐三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
特進改封荊哲宗立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贈太傅紹聖中謚
曰文配享神宗崇寧中配食孔廟列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楊時言
於欽宗降從祀高宗復停宗廟配享削王封理宗復停孔廟從祀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銘原第三十八卷

伍子胥廟銘

書疏原第三十九卷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上時政疏

進戒疏

劄子原第四十一卷

論館職劄子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內制 原第四十七卷

勑牓交趾

表 原第五十六卷

百僚賀復熙河路表

表 原第五十七卷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表 原第五十八卷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差弟安上傳旨令受勅命不須辭免謝表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表 原第五十九卷
賀正表
中使撫問謝表
表 原第六十卷
乞罷政事表一
乞罷政事表二

乞退表二
手詔令視事謝表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一

後學宜興儲　欣同人錄

受業　吳蔚起豹文參校

男　芝五采仝校

銘　原第三十八卷

伍子胥廟銘

直起嶙峋

予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報恥雪名振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

論古之士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于善而有補于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於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爲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爲銘也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爲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論子胥確乎其不拔也太史公贊徒借怨毒以自洩不平之氣與子胥猶若未盡焉荊公直欲冒出其上而風骨則在伯仲閒矣

書疏 原第三十九卷

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游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

健氣

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

從法度引入人才作三層注脚

看往古有識

轉筆險峭

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顧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

〇方〇出〇入〇才〇不〇足〇

之於上則有沉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閭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又出陶冶非其道）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擾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

此接直起大發陶冶非其道自此以後總以陶冶人才立說而舉生平學問議

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短○何○截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

論俱納入其中

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兎罝之人猶莫不好德兎罝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

王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

一幹四枝

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

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耻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

儈子手

至誠懇惻是荊公斡旋迴護以自掩其刑名法術之

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

氣勿爲所欺

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之道也所謂取之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況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

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于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

此論最精

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皐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

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
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爲而
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
才之事也唯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
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爲有司之事而非
已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
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
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
則不足以爲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師上

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痛入)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材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畎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矣可笑)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

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爲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爲公卿大夫有可以爲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爲六官之卿出則爲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師亦皆卒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爲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爲文武異事吾知

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爲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爲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爲可以習揖讓

深切事宜

之儀而已乎固以爲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旣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愼之選推而屬之姦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諰諰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顧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

轉

宋制祿惟京
師庶僚往往

轉

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敎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敎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厮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

皆薄故有身處館閣以貧求補外者至于大僚亦可謂位高祿厚矣若外官雖州縣之吏有常俸又有職田然猶以薄爲慨況世愈近祿愈菲乎士欲不毀廉耻不侵牟百姓中人以上猶難之況中人耶

之士由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耻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貲產以負貪汚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耻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强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況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

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耻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旣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耻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耻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閨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絀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

精鑿

揷入此段是此老極得志處

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畧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

度世之宜而通其變是新法要領

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況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

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强記博誦而畧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强誦不必博畧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

不是將皐益尹旦之書精思爛誦透熟于胸中那得此等見識獨恨異日得志舉措乖張耳

道而敺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於嵓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透極快愜）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

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

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耻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奬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況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

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耻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辟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

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

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

天下大病坐此只一相率不為所以如此

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況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

危言劫持

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

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愼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

主父之謀可行于戰國之地否

至於數十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强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强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强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又況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

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

節異曰賢人君子空朝戮逐已見于此此種議論在仁宗爲冰炭之投而熙寧如魚水之合悲夫

倫子手

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刱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刱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刱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

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損所習。遵所順。强所劣。憧憧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刱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

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

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爾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畧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所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

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義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備考 言事書嘉祐三年安石自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上萬言書

輯評 茅歸安曰此書幾萬餘言而其絲牽繩連如提百萬之兵

鈞考部曲無一不貫

公所欲興皆秦漢以來僅存之故紙所欲革皆秦漢以來積久之痼疾是以言之最足動人而行之必至駭俗因其駭俗而欲以申韓操切之術雜之以期其必行此所以失之愈甚也然其

文則絕矣○昌黎原道論之絕也平淮西碑碑之絕也老泉審勢策之絕也介甫言事書萬言書之絕也

吳蔚起曰眼前有如許看不過事胸中有如許過不住話滚滚萬言慷慨淋漓固不可以相業之狠狽而議及上書之忠切敷奏明試正當別論耳

上時政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尊號皇帝陛下臣竊觀自古人主享國日久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雖無暴政虐刑加於百姓而天下未嘗不亂自秦已下享國日久者有晉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聰明智畧有功之主也享國日久內外無患因循苟且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趨過目前而不爲久遠之計自以禍災可以無及其身往往身遇災禍而悔無所及雖或僅得身免而宗廟固已毀辱而妻子固已困窮天下之民固已膏血塗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脫於困餓劫束之患矣夫爲人子孫使其宗廟毀辱爲

入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豈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晉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爲其禍災可以不至於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蓋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維持非衆建賢才不足以保守苟無至誠惻怛憂天下之心則不能詢考賢才講求法度賢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歲月則幸或可以無他曠日持久則未嘗不終於大亂伏惟皇帝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然享國日久矣此誠當惻怛憂天下而以晉梁唐三帝爲戒之時以臣所見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謂能得賢才政事所施未可謂能合法度官亂於上民貧於下風俗日

以薄財力日以困窮而陛下高居淵拱未嘗有詢考講求之意此
臣所以竊爲陛下計而不能無慨然者也夫因循苟且逡巡而無
爲可以僥倖一時而不可以曠日持久晉漢唐三帝者不知慮此
故災稔禍變生於一時則雖欲復詢考講求以自救而已無所及
矣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爲有爲之時莫急於今
日過今日則臣恐亦有無所及之悔矣然則以至誠詢考而衆建
賢才以至誠講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書曰
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臣願陛下以終身之狠疾爲憂而不以一
日之瞑眩爲苦臣既蒙陛下採擢使備從官朝廷治亂安危臣實

預其榮辱。此臣所以不敢避進越之罪。而忘盡規之義。伏惟陛下。深思臣言。以自警戒。則天下幸甚。

恫疑恐喝闕仁宗享國日久而入之借此以警怠荒于末路可也

進戒疏

臣某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竊以爲陛下旣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放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葢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

大儒之言

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陛下即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尙自以爲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値聖人之時甚難天旣以聖人之材付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唯陛下恕其狂妄而幸賜省

察。

聽其言也雖皐禹陳謨亦復何用

論館職劄子

臣伏見今館職一除乃至十人此本所以儲公卿之材也然陛下試求以爲講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諫官則必不知其誰可試求以爲監司則必不知其誰可此患在於不親考試以實故也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所除館職特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非國人皆曰賢國人皆曰賢尚未可信用必躬察見其可賢而後用況於一二大臣以爲賢而已何可遽信而用也臣願陛下察舉衆人所謂材良而行美可以爲公卿者

召令三館祗候雖已帶館職亦可令兼祗候事有當論議者召至中書或召至禁中令具條奏是非利害及所當設施之方及察其才可以備任使者有四方之事則令往相視問察而又或令參覆其所言是非利害其所言是非利害雖不盡中義理可施用然其於相視問察能詳盡而不爲蔽欺者即皆可以備任使之才也其有經術者又令講說如此至於數四則材否略見然後罷其否者而召其材者更親訪問以事訪問以事非一事而後可以知其人之實也必至於期年所訪一二十事則其人之賢不肖審矣然後隨其材之所宜任使其尤材良行美可與謀者雖嘗令備訪問可

也此與用一二大臣薦舉不考試以實而加以職固萬萬不侔然此說在他時或難行今陛下有堯舜之明洞見天下之理臣度無實之人不能蔽也則推行此事甚易既因考試可以由材實又因訪問可以知事情所謂敷納以言明試以功用人惟己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者蓋如此而已以今在位之人上下壅隔之時恐行此不宜在衆事之後也然巧言令色孔壬之人能何人主意所在而爲傾邪者此堯舜之所畏而孔子之所欲遠也如此人當知而遠之使不得親近然如此人亦有數陛下博訪於忠臣良士知其人如此則遠而弗見誤而見之以陛下之仁聖以道揆之以人參

之亦必知其如此知其如此則宜有所懲如此則巧言令色孔壬之徒消而正論不蔽於上今欲廣聞見而使巧言令色孔壬之徒得志乃所以自蔽畏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爲害而一切疏遠羣臣亦所以自蔽蓋人主之患在不窮理不窮理則不足以知言不知言則不足以知人不知人則不能官人不能官人則治道何從而興乎陛下堯舜之主也其所明見秦漢以來欲治之主未有能彷彿者固非羣臣所能窺望然自堯舜文武皆好問以窮理擇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爲王者之職在於論道而不在於任事在於擇人而官之而不在於自用願陛下以堯舜文武爲法則聖人之

功必見於天下至於有司叢脞之務恐不足以棄日力勞聖慮也以方今所急爲在於此敢不盡愚臣愚才薄然蒙拔擢使豫聞天下之事聖旨宣諭富弼等欲於講筵召對輔臣討論時事顧如臣者才薄不足以望陛下之淸光然陛下及此言也實天下幸甚自備位政府每得進見所論皆有司叢脞之事至於大體粗有所及則廹於日晷已復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論詳說令所改更施設本末先後小大詳略之方已熟於聖心然後以次奉行則治道終無由興起然則如臣者非蒙陛下賜之從容則所懷何能自竭蓋自古大有爲之君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今陛下仁聖之

質秦漢以來人主未有企及者也於天下事又非不憂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則恐未能終於逸樂無爲而治也則於博論詳說豈宜緩然陛下欲賜之從容使兩府並進則論議者衆而不一有所懷者或不得自竭謂宜使中書密院迭進則人各得盡其所懷而陛下聽覽亦不至於煩陛下卽以臣言爲可乞明喻大臣使各舉所知無限人數皆實封以聞然後陛下推擇召置以爲三館祗候其不足取者旋卽罷去則所置雖多亦無所害也

論館職必歷試而後用甚當周書所稱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者亦由此而精之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冒昧而粗有所陳伏惟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太宗承之以聰武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仁宗英

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陛下陳其一二而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舉疏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

結過

抽出

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已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横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吏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飢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横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

上褒美下訊切曰累世洊太祖亦在其中

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舉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舉疎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

訛刺中槩朝之疾

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民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撿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偸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

天之所助者順也宋忠厚開國累世相仍可謂順矣順于下而助于上雖曰天助亦人事也

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聖之資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取進止

一祖四宗之治儘意排駁開人主非薄先世之心以自售其狂愚憸刻之學聖人惡利口之覆邦家職是故也而其文特工

內制原第四十七卷

勑牓交趾

勑交趾管內溪峒軍民官吏等眷惟安南世受王爵撫納之厚實自先朝含容厥愆以至今日而乃攻犯城邑殺傷吏民干國之紀刑茲無赦致天之討師則有名已差吏部員外郎充天章閣待制趙卨充安南道行營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招討使兼廣南安撫使入內內侍省都押班李憲充副使順時興師水陸兼進天示助順已兆布新之祥人知侮亡咸懷敵愾之氣然王師所至弗迓（慰交人也）克奔咨爾士庶久淪塗炭如能諭王內附率衆自歸爵祿賞賜當

倍常科舊惡宿負一皆原滌乾德幼穉政非已出造廷之日待遇（次慰內地之衆）
如初朕言不渝衆聽無惑比聞編戶極困誅求已戒使人具宣恩
旨暴征橫賦到即蠲除冀我一方永為樂土

備考 安南 交趾陷廣東欽廉州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我今用兵欲相拯濟安石大怒命高往討

自草勑牓諭之

按是師以熙寧八年出九年交趾陷邕州知州蘇緘死之交人
盡屠其民五萬八千餘口十二月郭逵敗交趾兵李乾德降詔
赦其罪時官兵八萬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愚謂交趾露布即
等之鬻拳兵諫可也當國者曾不自反震怒興師是百萬軍民

性命又斷送于拗相一怒中矣可嘆

表　原第五十六卷

百寮賀復熙河路表

臣某等言伏覩修復熙河洮岷疊宕等州幅員二千餘里斬獲不順蕃部一萬九千餘人招撫大小蕃族三十餘萬各降附者舊張天兵開斥王土旌旃所指燕及氐羌樓櫓相望譙彌河隴中賀竊以三年鬼方之伐高宗所以濟時六月玁狁之征宣王所以復古政由人舉道與世升伏惟皇帝陛下濬恭而文睿知以武講周唐之百度振方虎於一言我陵我阿既飭膺揚之旅實墉實壑遂平烏竄之戎用夏變夷以今準古是基新命厥邁往圖臣等均被明

恩具膺榮祿接千歲之統適遭會於斯時上萬年之觴敢懲忘於

故事

備考 復熙河路 西羌唃氏子孫瞎征最盛王韶旣經畧西事熙寧五年破諸羌焚其廬帳洮西大震瞎征渡洮援之韶擊走瞎征降其部落二萬取洮州明年取河州連拔宕岷疊等州于是更洮爲熙州以熙河爲一路

我陵一聯雅健似柳○王韶粗負胆智鑿空開邊驟副樞密宰相力也後復以事忤介甫落職去作福作威前此未有

表　原第五十七卷

觀文殿學士知江寧府謝上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軍府事臣已於六月十五日到任訖久妨賢路上負聖時苟逃放廢之刑更濫褒揚之典逸其犬馬將盡之力寵以丘墓所寄之邦仰荷恩私皆踰分願中謝臣操行不足以悅衆學術不足以趣時獨知義命之安敢望功名之會值遭興運總領繁機惟睿廣之日躋顧卑凡而坐困秋水方至因知海若之難窮大明既升豈宜爝火之弗熄加以精力耗於事爲之衆罪戾積於歲月之多雖恃含垢之寬終

善自解

懷覆餗之懼伏蒙陛下志存善貸爲在曲成記其事國之微誠閔其顙天之至懇撓黜幽之常法示從欲之至仁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宣化收功尚冀於方來

備考 秋水 秋水方至百川灌河見莊子 爝火 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亦出莊子書 知江寧府 熙寧七年天旱曹太后高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奈何帝亦疑之遂罷知江寧府

亦覺懇欵

辭免使相判江寧府表

臣某言近具表辭免恩命。伏蒙聖慈批答不允者。寵私未愁。更加褒勉之恩。分義所存。敢冒叨貪之耻。中謝 伏念臣江湖一介特荷聖知惟懼七年再陪國論久居亢滿所以浚懼災危積致衰疲所以懇辭機要若猶尸將相之厚祿且復殿方面之大邦則是於惡盈之時欲富而弗止以宣力之地養痾而自營聖慈雖或優容官謗何由解免伏望皇帝陛下。俯垂念聽。特賜矜從。使盛世無虛授之嫌。孤臣有少安之幸。

備考 判江寧 安石再相屢謝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帝益厭之出判江寧

機杼流走言盡由中

原第五十八卷

朱炎傳聖旨令視府事謝表

臣某言三月二日提舉江南路太常丞朱炎傳聖旨令臣便視府事者使指遄臻訓詞俯逮敢圖衰疾倘誤眷存中謝伏念臣曲荷搜揚久孤付屬有能必獻未嘗擇事而辭難無力可陳乃始籲天而求佚然方焦思有爲之日以此懷恩未報之身苟營燕安豈免懟懠伏蒙陛下仁惟求舊義不忘遐乃因秉軺將命之臣更喻推轂授方之意踦履無用誠弗忍於弃捐朽株匪材尚奚勝於器使永惟奬勵徒誓糜捐

音節淒楚並再罷後表章故錄之也備

差弟安上傳旨令授勑命不須辭免謝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差弟安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以臣衰疾就令照管仍傳聖旨令臣便授勑命更不須辭免者江海衰殘雲天悠遠恩言狎至感涕交流中謝伏念臣積荷知憐初無報稱豈圖賤質上簡聖心數遣中人問因外使喩以眷懷之至意慰其憂苦之餘生惠焉既久而彌加告矣雖頑而未捨乃至召見同產馳賜十行之書使營私門就捐一路之寄訪逮纖悉矜及隱微追千載之遭逢殆無前比顧百身之糜殞安可仰酬唯當祗聖訓之鴻私豈敢固愚衷之小諒重念無傷於國體乃爲不負於天慈欲以里居

之安而尸官麐之厚固已犯明義而累食功之實況復干隆名而長昧利之風至於詞窮雖兢懲於屢黷可以理奪終冀幸於矜從

流走擅埸

賀南郊禮畢肆赦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初五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精明條達神聰顧而依懷膏澤川流人歡呼而蹈儛中賀臣聞語孝之至莫大於配天議禮而輕不足以享帝能琛犧事實歸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鴻化已照康年屢應奔走籩豆有董正之治官絜豐粢盛有底愼之財賦禮成穀日恩浹縣區雖洛誦之休明尚難讐稱豈兕覓之淺諷能盡揄揚臣夙荷慈憐方嬰衰瘵望九賓之紳笏獨遠句傳押百獸於山林猶知率舞

當家

表　原第五十九卷

賀正表

馭正夏時。更端周曆。體一元而敷惠。適與春浮。斂諸福以代新。方

倅川至　中賀　恭惟皇帝陛下。誕昭明德。祗燕孫謀。齊七政以當天。

順五辰而凝績。用求協氣。以阜嘉生。闡千古之上儀。肆三朝之盛

會。仰同星拱。竦百辟以在庭。追效嵩呼。極萬年而薦壽。臣桑榆晚

景。麋鹿並遊。進莫與於臚傳。退但知於率舞。

春浮川至突入風騷〇四六自昌黎先生排剔初盛唐偶儷一

以氣行臨川宗法河東參之韓氏流利古雅一聯半聯天施地

設學者所當誦也

中使撫問謝表

臣某言。孤臣疲戍。自阻進趨。上主慈憐。猶加撫諭。中謝 伏念臣晚陪休運。特荷異恩。橫草無功。每恨棄軀之晚。負薪有疾。仍慙制祿之優。豈謂陛下。所總萬機。不忘一物。廼因輶軒之出。俯逮踦履之遺。仰荷眷私。唯知感涕。

表一　原第六十卷

乞罷政事表一

臣某言竊以使陪國論惟亮天工必用强明乃能協濟豈容昏耆可以叨居進冒聰明罄陳危悃中謝　伏念臣逮侍先帝列官外朝晚以喪歸因爲病廢伏遇皇帝陛下召還辭禁擢豫經筵收於衆惡之中諫以萬機之事構讒誣而並至輒賜辨明推孤拙以直前每蒙開納陛下所以遇臣者可謂厚矣臣之所以報國者終於缺然豈理勢之獨難抑才能之素薄方懼過尤之積乃罹疢疾之加比欲外乞州藩冀以就營醫藥重念采薪之弗給尙何守土之敢

謀輒緣不能者止之言庶免貪以敗官之悔伏望皇帝陛下曲垂仁惻俯記愚忠賜以分司一官許於江寧居止則天地之德實有施於餘年犬馬之勤冀或輸於異日

用成語若臆出

乞罷政事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罷政事分司伏奉手詔封還不允所乞者私懷懇至已具布聞聖訓丁寧未蒙開納敢冒崇高之聽再輸悃愊之情中謝 臣聞任賢之方要其有用陳力之義止於不能苟弗集於事功且重權於疚疾豈容叨據以累明揚伏念臣猥以孤生親逢盛世眛於量已志欲補於休明失在信書事浸成於迂濶每煩衆論上慁聖聰久知素願之難諧繼以積痾而自困辭而去位庶逃竊食之誅勉以就工重荷包荒之德雖貪順命終懼妨功伏望皇帝陛下閔度并容大明俯燭特垂矜允俾遂退藏如此則孤進之

身獲全生於末路具贍之地得改命於時材臣無任

失在信書一語頗有自知之明然渠所信何書恐不出史記商

君列傳一篇也悲夫

乞退表二

臣某言。近具表乞解機務。伏奉手詔。未賜俞允者。聖恩所及有隆天重地之施。私義未安。有淺淵薄冰之懼。中謝 竊惟成湯高宗之世有若伊尹傅說之臣其道則格于帝而無疑其政則加乎民而有變后惟時乂相亦有終迨乎中世之陵夷非復古人之髣髴忠或不足以取信而事事至於自明義或不足以勝姦而人人與之爲敵以此秉權而久處孰能持祿以少安此臣之慮危於居寵之時而眜死有均勞之乞況於抱病浸以瘝官。伏惟陛下。道與日躋德侔乾覆哀一夫之失所樂萬物之皆昌。矧夫眷遇之優既已勤

劬之久宜蒙善貸使獲曲全賜其疲賤之身假以安閒之地則敝車無用猶可具於勞薪棄席未忘或再施於華幄

一氣轉旋似韓吏部

手詔令視事謝表

臣某言伏蒙宣示言者所奏輒具劄子乞博延公議旌用賢人伏奉詔獎勵令視事如故者謗議升聞已賴舜聰之豁達懇誠上訴更煩周誥之丁寧竊以作威者主之權待察者臣之禮葢雖蒙非常之厚遇亦將避可畏之煩言臣志尚非高才能無異舊惟所學之迂闊難以趨時因欲自屏於寬閑庶幾求志惟聖人之時不可失而君子之義必有行故當陛下即政之初輒慕昔賢際可之仕越從鄉郡歸直禁林或因勸講而賜留或以論思而請對愚忠偶合即知素願之獲申睿聖日躋更懼淺聞之難副重叨殊獎忝秉

洪鈞所宜引分以固辭乃敢冒恩而輕就實恃明主知臣之有素故以孤身許國而無疑入習玩於久安吏循緣於積弊窾音款虛也言不忌誠行無懟論善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衆則事功無必成之望恐上辜於眷屬誠竊幸於退藏猶貪仰附於末光亦冀粗成於薄効比聞獨斷謂合僉言但輸承命之忠遂彌招權之毀因請避衆賢之路庶以厭異議之人伏蒙皇帝陛下敦大兼容清明旁燭賜之神翰諭以至懷君臣之時嘗千載而難值天地之造豈一身之可酬敢不自忘形迹之嫌庶協神明之道

蚍蟻一世流俗衆買此表直自爲供狀

亦復可憐得
非自作之孽

依所乞私田充蔣山太平興國寺常住謝表

臣某言緣恩昧冒方慮慁上之誅加意畀矜遂竊終天之幸伏念臣少嘗陻阨晩愧褒崇榮祿雖多不逮養親之日餘年向盡更爲哭子之人追營香火之緣仰賴金繒之賜倘復祈恩而不已乃將徼福於無窮伏蒙陛下眷遇一於初終愛恤兼夫存沒特撓常法俯成私求雖老矣無能莫稱漏泉之施若死而未泯豈忘結草之酬

臨川先生全集錄卷一終